歷史與空間

■文：周安達源

精研 覃思 考訂 辨析

——評許更生新作《媽祖研覃考辯》

回顧福建的發展史，我們注意到閩人的民間信仰多姿多彩，世代相傳。在衆多的民間信仰中，對媽祖的崇拜是最具代表性的。在閩人創造的不計其數的神明中，媽祖以大海女神的高大形象，位居其首。2011年夏天，香港部分閩籍鄉親，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了一場「福建神明佑香江祈福和平大法會」，恭迎十數尊福建的神祇，供信衆朝拜。在是日的壇場中，媽祖神像高居正中。香港如此，澳門如此，台灣如此，東南亞各國更是如此。媽祖文化，漸成民間信仰文化的顯學。在這門顯學研究中，不少學者通過辛勤的勞動，從史料入手，不斷揭示民間信仰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，不斷提升神明自身的文化內涵，從而獲得很好的成績。許更生先生的近作《媽祖研覃考辯》（西安出版社，2014年4月），就是媽祖文化研究的一個碩果。

媽祖信仰，始於北宋初年，至今已經一千多年了。福建地處沿海，在歷史上有開放的傳統。隨着海洋文化的發展，一千多年來，媽祖從一個「里中巫」到「神姑」；從升天成為「通賢靈女」，再到宋、元、明、清多達36次的晉爵，直至褒封為「天后」。這個過程，給後人留下無數的歷史資料。對媽祖史料的整理和辨析工作，是媽祖文化研究最重要的基礎性工作。近十多年來，隨着媽祖熱的升溫，海內外出版了不少「媽祖文獻史料匯編」、「媽祖典籍譯注」之類的書籍，但舛誤甚多，令人糾結、不安。從廖鵬飛的第一篇媽祖碑文、黃公度的第一首媽祖詩詠，一直到明清多位皇帝撰寫的碑記詩文，乃至劉克莊、鄭和、施琅的重要媽祖碑文，均差錯纍纍；連媽祖封號、《天妃顯聖錄》、《敕封天后志·序》和媽祖聖迹故事、《天上聖母經》等，也錯誤多多。許更生先生用了三年時間，查閱了大量的文獻史料，對500萬字的媽祖資料，進行了深入仔細的考訂、辨析，對其存在的錯誤一一糾正。在匡正過程中，作者以深厚的史識、學識、詩識，指出這些錯誤是怎麼來的，為甚麼錯，是校勘的錯，還是人為的錯。其廣徵博引，智情並用，讓人讀後心服口服，過目不忘。

■媽祖 網上圖片

我國文史巨匠郭沫若先生在《十批判書》中曾經說過：「無論做任何研究，材料的鑒別是最必要的基礎階段。材料不夠，固然大成問題；而材料的真僞或時代性如未規定清楚，那比缺乏材料還要危險。因為材料缺乏，頂多得不出結論而已，而材料不正確，便會得出錯誤的結論。這樣的結論，比沒有更要有害。」法國著名歷史學家馬克·布洛赫也指出：「輕視考證使人們闡釋歷史的嘗試從一開始就有極大的缺陷。它不僅使人們忘卻求實這一史學基本職能，而且使歷史學難以不斷更新，無法取得驚人的發現；結果必然使它在陳舊的模式中徘徊不前，因為唯有通過艱苦的資料整理工作，才能有所更新和發展。」同樣，媽祖文化如果離開了厚重的歷史，媽祖的研究就無從談起。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，許更生先生以這本40萬字的著作，對30年來媽祖文化研究中的史料錯誤，作了一次前所未見的徹底清理，可謂功德大矣。

書寫至此，筆者不得不在這裡大聲疾呼：一，請把許氏的《媽祖研覃考辯》作為研究媽祖文化必備的工具性質之書籍，對照媽祖資料匯編之類加以使用，以便把引用歷史資料的錯誤減到最低；二，請相關單位，在再版《湄洲媽祖志》及《媽祖文獻史料匯編》等資料時，吸收許更生先生長年研究之成果，對其中的錯誤一一予以訂正，以免再以訛傳訛，誤人誤己。

許更生先生的《媽祖研覃考辯》，由兩大部分組成，其中「考論篇」佔了近八成，「詩文篇」佔了兩成多。關於媽祖的詩文可讀性強，藝術性高；選注的歷代媽祖詩選，可謂博採、精鑒、深味、妙悟。作者用文言所寫的媽祖詩、聯、賦、祭文，亦是對仗工整、文情並茂，充分顯示其深厚的古典文學根蒂。

人們常說「文如其人」。許更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。上個世紀七十年代，我和他同在三明師範做語文老師。後來，我到香港經商，他回莆田老家教書；道雖不同，但常聯繫。數十年來，他思考與力行雙管齊下，學識與教學相長，舊學與新知交融，守住傳統，守住本業，有感而發，筆耕不已。這種教育者高境界的追求，歷來都是中國讀書人的道統與學統，現在很多人做不到了，但許更生先生一直在努力實行。

■《媽祖研覃考辯》，許更生著，西安出版社。

更加難能可貴的是，許更生先生作為一名退休教師，不畏名人權威，是其是，非其非，依據文獻史實，撥亂糾錯，本着對媽祖負責、對先賢負責、對典籍負責、對今人乃至後人負責的態度，依實直書。尤其是許先生對媽祖文化研究中反覆出現的常識性錯誤，人為的差錯，他就像在語文教學中遇到粗心又自以為是、一再寫錯字病句的學生那樣，特別不滿，直斥其非。許先生這種汗青頭白的治史態度，對目前文化界存在的速食式浮躁陋習，應有一定的警醒作用。每每讀到書中這些疾誤如仇的文字，我就不禁從內心發出欣慰的微笑。這樣的老師，這樣的學者，是多麼可愛，多麼令人肅然起敬！

正是這種認真、執着、專注與一往情深，我相信《媽祖研覃考辯》的面世，將給媽祖文獻學者帶來不少驚喜；對廣大的海內外媽祖信衆，也是一種福音。

2014年4月7日急書

本文作者周安達源先生，係全國政協委員、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，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兼秘書長，中海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主席。

書若蜉蝣

■文：葉輝

詩與靈魂

詩人也許不需要認識如何評定靈魂的重量，因為他們的唯一任務就是寫詩，詩是初始和終極的答案。但寫詩畢竟需要一份好奇心，方能由此及彼，那麼，寫了若干時日，行到水窮處，也不妨坐在一角細細思考人生的來路和去處，思考一下詩除了軀殼還需要怎樣的靈魂，說不定找到坐看雲起時的某些秘訣。

在古埃及時期，活人都在思考靈魂是否存在，該如何量化靈魂。他們會把死人放在天平上，希望能秤出靈魂的重量。《亡靈書》載有一種儀式，圖畫或石刻上的男子和妻子站在天平前，將自己的心臟擺在天平的秤盤上，另一個秤盤則擺放代表真理的羽毛。死神阿努比會替死者開啟死後之路（古希臘人認為此神與他們的靈魂接引之神赫米斯相關），他通常站在天平旁，監督着靈魂的量度，或審判；掌管科學、文學、智慧和發明的埃及月神索斯，也會守在天平旁邊，記錄着靈魂的資料。這很有趣，原來古埃及人也像我們的祖先，相信心即靈魂。

古希臘人將靈魂分作「靈」（pneuma）和「魂」（psyche）兩部分：「魂」是血肉的，凡生物皆有之；「靈」（即生命力）則是天賦，唯人類才擁有。柏拉圖認為靈魂是單純的，不能加以分解，有生命和自發性，是精神世界的、理性的、純粹的，因為人有認知世界的慾望，要經過淨化階段，靈魂才得以輪迴轉世。

亞里士多德將靈魂與心理學並置探究，他在《論靈魂》中，將靈魂列為「第二哲學」範疇，並且認為肉體只是質料，靈魂才是實體；他將靈魂分為三部分：理性、感覺和營養的機能。

先秦哲學不談靈魂，儒家說「心」，道家說「道」，佛教入華，也只重於超出生死、期求涅槃之旨，「魂」既是心神的別稱，也是「鬼」的同義詞；孔子說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，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」；道家思考也緊貼現世人生，生死觀總不離自然界的範疇。像司馬遷那樣的史家當然不會費神去思量靈魂的重量，他只會高度概括地說「人固有一死，死有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」。

好在中國有詩。詩解放了道統禮教，即使由孔子刪改過的《詩經》，猶有山野水湄的男歡女愛，尤其是《國風》（當然不可迷信於「風者，諷也」的陳濫之說）：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；死生契闊，與子成說；楊柳依依，雨雪霏霏；青青子衿，悠悠我思；蒹葭蒼蒼，白露為霜；風雨淒淒，雞鳴喈喈；女曰雞鳴，士曰昧旦；癡男怨女與自然天地渾成一體。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；薇亦柔止、薇亦剛止；今者不樂，逝者其亡；日之夕矣、羊牛下來。一段接一段的時序感受，細說人生似水流年，交織了心理感受和生命感受，抒情，涉事，狀物，及人，莫不淳樸清澈，我復悠然。

詩即生命，其後遂有「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涕下」的感悟，「君問窮通理」，便虛應一句「漁歌入浦深」。

■蒹葭蒼蒼，白露為霜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。 網上圖片

文藝天地

來鴻

■文：付秀宏

潮汐絮語

潮汐時間表，是大海書籍冊頁夾縫中的一個獨特段落。如果潮水必須生出千萬次浪尖，它願意在某個時間把海水舉上潮頭；如果潮水必須蕩出千萬次浪谷，它願意在某個時間把自己碎裂做短暫喘息。

在古代，人們稱白天的海湧為「潮」，晚上的謂之「汐」，合稱「潮汐」。摸清某一海域一天低潮或高潮的準確時間，據此可準確掌握第二天和數天後的低潮和高潮時間。

由於地球的旋轉，當太陽、月球和地球在一條直線上時，就產生大潮；當它們成直角時，就產生小潮。釣友一般選擇大潮島（磯）釣、小潮船釣。

北齊顏之推《顏氏家訓·歸心》有曰：「潮汐去還，誰所節度？」宋蘇轍《和子瞻雪浪齋》言：「門前石岸立精鐵，潮汐洗盡莓苔昏。」明劉基《江行雜詩》之七載：「坤靈不放厚地裂，應有潮汐通扶桑。」歷數各代文人，感念大海潮事，探尋潮汐秘密，早已有之。但更多點讚的是猶如聽馬蹄聲聲，車輪滾滾的氣勢，還有海浪中混雜着的澎湃激情。當潮汐慢慢退去，大海稍稍恢復平靜，這種沉默蘊含的力量，將在下次潮汐到來時成為一種支撐。

所有見過錢塘海潮的人，無不被那浩然奇觀所震懾：驚濤拍岸、萬馬奔騰、勢如破竹……那個時候，一切人造的詞語，面對大自然的雄渾力量都無法恰如其分地予以形容。

此時此刻，面對家鄉曹妃甸的潮水，我心如大海，時而平靜深邃，時而洶湧澎湃。潮水湧來的時候，曹妃甸燈塔的記憶，零落在飛濺的浪花裡。眼前的潮來汐去，是否已融入我的心靈吶喊？如果不是，我會將信念放逐至大海，任潮汐一次次來襲，又一次次回歸平靜。看盡潮起潮落，我慢慢發覺自己心智成熟了。

有人說，只要是大海，不論是礁灘、還是防波堤的外側等，總是會有潮流和潮汐相會。尤其是礁灘的突出部分，潮流湍急，在其附近就容易找到分界線。其實，無論潮流融合還是潮來汐去，原本就是一部自然、人生的歌舞劇，一層層推向高潮，又一層層落入低谷。高音或低音，身影或腳印，潮汐像時鐘一樣，使一排排記憶向沙灘湧來，又把一排排輝煌退回海的懷抱。

法國作家古爾蒙說過，對祖祖輩輩一直生活在海邊的家庭，還有移民到海邊生活的人，都沒有甚麼東西比潮汐更有吸引力。我想，他的意思是說，大海像上帝一樣，有時沉思默想，有時激情飛揚，我們應從中領受大海內心深處帶給我們的啟迪。

許多人可以不去看潮汐，然而一旦聽到它的聲音，就會情不自禁地愛上它。潮汐就像音樂或電影一樣，完全可以成為我們心靈深處的一部分。潮汐是一匹用高低針腳縫製的看不見的奔馬，華彩部分必然受到平凡部分的拉扯，才不過分趾高氣揚；平凡部分又賴華彩部分的創造提升，才不會偃旗息鼓。

在午夜，在早晨，在正午，在黃昏，在任何一個節點上，我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潮汐的曲線變化，隨即為之欣喜為之感動為之落淚……我知道我的心，像一位漁人一樣跟隨着潮升潮降。不必去恨着潮水的波瀾不興，不必去嘆負能量的抑制對沖，只要大海在這兒，就不愁次高潮和再高潮的到來。

潮湧海灘，有時是機遇，有時是挑戰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我們要學會韜光養晦，學會攻點奪隘。當面對潮湧後相對平靜的海面，知道低潮寓意着高潮，而高潮時也要及早學會避險降損。

面對潮湧的漲落應變，並非來自於蒼天的恩賜開悟，而來自於對於周遭事物的機敏適應和自身的安全考慮；也可以說，正是有了自身的深邃與寬廣，才可能見證潮湧的壯觀與安詳！

試筆

■文：關曼瑩（浸會大學）

師 念

鈴鈴鈴
甫入課室
玩得興起的你們識時務地稍微收斂
用背默的語調向我說聲
老師早安
再悄然密謀一場為自由而戰的抗爭

在課室角落的你
率先展開無聲的反抗
讓刻滿數字的翅膀
引領斑馬牌的身軀
在雪白的雲間飛翔
你是古靈精怪的走私販
在筆袋大小的停機坪
偷運來一架波音737客機

給我看
一聲怒叱閃電般粉碎你走私的航空夢
你滿面初醒的困惑
哆哆嗦嗦站起來

我讚嘆你迸發的童趣
我不忍打擾你的想像
但你只看到——
咻
我擲出無聲的利刃
一劍封喉
時間在瀰漫的劍氣中凝結
悠閑晃動的腳跟倏然僵硬
聊得興起的嘴巴瞬即閉上
靈巧轉筆的手指忽然安分
十幾個小腦袋戰戰兢兢地迎接未知的恐懼

我暗笑：好！

無聲的利器
掩飾言語的笨拙
隱藏脆弱的尊嚴
心中的孩子
一臉認眞地問：
建立和諧的秩序眞的這般重要？

鈴鈴鈴
清脆的鐘聲誘走我的學生時代
我戴上老師的面具
逃出課室
我看見
在和課室永別的盡頭中
我們會心一笑

手寫板

■文：翁秀美

靜靜的喧鬧

季節的第一卷，燦爛，明麗，生氣勃發。

所有的老地方，青色如煙瀰漫，屋瓦，溪邊，石下，磚縫，草兒探頭伸腰，盡情呼吸；所有的舊枝頭，綠意如水淙淙，雪松、翠竹愈加鮮亮，香樟的葉嫩得出水，水杉長了絨線般的細葉，小葉欖仁的枝上排列着小綠點，柳樹則披了一身青翠，裊裊娜娜。

撫弄一莖草，凝視一朵花，仰望一棵樹，目光慢慢地鋪開來，鋪在水面上，鋪到山丘上，傾聽，傾聽，寂靜中，似有無數喧鬧在身邊旋繞。

那山，本如一雪髯霜鬢的老者，此時被葱鬱的樹、青柔的草、紛紛揚揚的花香鳥鳴圍繞逗弄得笑容滿面，甚是可愛。那水呢，一向清淨空靈，如素衣女子，眼下卻容納那麼紛繁炫目的色彩，高低錯落的檳榔、棕櫚、椰樹、大葉榕、小葉榕，綠實實的身影襯得水面那般清秀，水邊青草茂盛，草葉縱橫，肆意地爭着這大好春光。間有花木扶疏，嫣紅，粉紫，挨挨擠擠、牽牽絆絆地依偎，你搭了我的肩，我拉着你的手，這邊在竊竊私語，那邊正大聲歡笑，不規則的雜亂、繁密，卻又順理成章。

當前的紅杏尚書寫下「紅杏枝頭春意鬧」的句子，一個「鬧」字活畫出春意盎然，王國維倍加推崇，《木蘭花》詞因「鬧」字境界全出，也因「鬧」字而流傳千古。從那個寬袍大袖、揮筆題詩的春日，走過千載，走到眼前，看這一春，風光依舊，喧鬧依舊。

不是嗎？臨水的筋杜鵑，將長着尖刺的枝條伸入湖水，勾成美妙的弧形，儀態萬千，大塊的深綠淺綠，擁抱着這片熱烈的大紅、玫紅，雲蒸霞蔚，熱鬧非凡。白色的紫色的玉蘭，紅色的木棉、紫荊花，並淡黃深黃的芒果花，紛紛綻開，在風裡招搖，嬉笑，追追跑跑，一朵一朵的明媚，一樹一樹的繁華啊。在美妙的春天，在自己的季節，何妨開心一鬧，何不盡情一鬧？

不知道花兒甚麼時候開的花，看見她們的時候已然綠葉葳蕤、花團錦簇了，除了枝頭，灌木叢，草叢，有多少不知名的花呀，或素面朝天，或略施脂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應了花期，呼朋引伴，嘻嘻哈哈，聯袂而來，趕赴這場春的盛宴。在塵埃裡，在偏僻處，一一怒放，雲一般的飄逸，火一般的燦爛，青春在此盛開。滿眼的花，風見過她們的表情，雨潤過她們的生命，鳥兒掠過她們的低語，綠葉感知她們的沉思，幼小的蝸牛攀住花莖纖細的梗，發一聲問候；小小的白蝶隱在白花瓣裡，作一次長談。無須問，有無人駐足欣賞，但能將最美的瞬間傾情賦予，不負年華，一年一度，便是一生一世。

春山茂，春日明，靜態的春景，喧鬧總不停，那是杜甫筆下「留連戲蝶時時舞，自在嬌鶯恰恰啼」的宛轉歌聲，是蕭愁眼中「落花無限數，飛鳥排花度」的爛漫繽紛。塵世中的喧鬧散發着市井味道，是嘈雜的，平凡的，熱氣騰騰的生活，放眼大地上的花草樹木，是否也在過着市井一般的自在而快樂的小日子？只是這般快樂自知即可，不足為外人道也，是以喧鬧隱於寧靜，一切順其自然，順應天然。

漫天的草綠，花紅，鳥囀，風輕，高處蕩漾的，低處流淌的，有無處不在的最乾淨的草木清香，還有寧靜中看不見的笑語喧嘩，活潑清麗，鮮靈縈心。芳春美景，納入千秋詩意，作成天地畫廊，靜靜的喧鬧，讓季節有了生動的舊時光。

■芳春美景讓人心動不已。 網上圖片